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美人与书

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

〔美〕魏爱莲 著

马勤勤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美人与书

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

〔美〕魏爱莲 著

马勤勤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3 - 83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人与书: 19 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美)魏爱莲(Widmer, E.)著; 马勤勤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1

(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6413 - 3

I. ①美… II. ①魏…②马… III. ①女作家—小说研究—中国—19 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2693 号

THE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y Ellen Widmer

Copyright © 2006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美人与书: 19 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 Meiren yu Shu: 19 Shiji Zhongguo de Nüxing yu Xiaoshuo
著作责任者	[美] 魏爱莲 著 马勤勤 译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6413 - 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9 印张 247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 - 62756370



丛书主编：陈平原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

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中文版序

1907年,在翻译了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的传记之后,这位现身于《中国新女界杂志》的译者感叹:“吾读欧美女子立身传若女史之行事在西洋女界中犹其常常者耳。然求之吾国黑暗之女界则数千年无其人焉。”^①很明显,他确信此前的中国女性,无人涉足小说创作。然而,《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所要探讨的,恰是小说这一文类在19世纪逐渐流行于闺阁之中的发展趋势。但在20世纪以前,却鲜少有女性真正去写作小说;顾太清(1799—1877)的《红楼梦影》,是现存唯一一部出自女性之手的小作品。当然,这并不代表19世纪的才女从不阅读小说;相反,在她们的诗文集,保留了大量评点小说的资料。当时的小说也出现不少品评小说的女性人物,这并不寻常。事实上,《红楼梦》在1791年的问世,不仅刺激了一系列续书出现,而且它们还相互结合,第一次为中国的才女提供了一个“结缘”小说的舒适氛围。

本书的英文版于2006年出版。感谢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的帮助与支持,以及马勤勤博士的辛勤工作,中译本才得以问世,并面向更多的中国读者,这是我的荣幸。

没有一项研究可以称作完美,也没有一项研究能够宣告彻底完成。如果中国读者能够在本书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话题,

^① 荣旌:《英国小说家爱里阿脱女士传》,《中国新女界杂志》第4期,1907年5月。

或者对此有所批评建议,我会非常高兴。事实上,本书还遗留了一些问题,等待进一步研究。譬如,顾太清于 1877 年出版的《红楼梦影》,除了序者沈善宝(1808—1862),是否还存在其他读者?倘若没有的话,那么,为什么?是因为作者的满族身份,还是因为清王朝的行将就木?或者,是此时来自西方的新型小说影响渐增,让中国的传统小说举步维艰?那么,为何同为北京聚珍堂出版、1878 年问世的《儿女英雄传》,同样采用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同样出自满人之手,却读者众多、影响甚大?相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却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倘若没有保存于日本的《天游阁集》抄本,它将彻底隐藏于历史的地表之下。《红楼梦影》作为“空白之页”的历史,包括为何隐身于日本的文献之中、直到 1989 年才被中国研究者重新拾得——种种之一切,均是本书的重要背景,也值得再次讨论与挖掘。

如果在顾太清的闺友圈之外,《红楼梦影》再无其他读者,它可能也不会对其他小说产生影响。那么,它对中国文学史的意义究竟何在?无论有无读者,我都要说,它是一个漫长“史前时期”的重要标尺,是一场始于 19 世纪之初、终于 19 世纪末年的女性与小说“结缘”运动的顶点。倘若没有《红楼梦影》,我们只能宣称弹词是女性在叙事文学领域冒险的唯一文类。而有了它的存在,我们就可以确定早在 1904 年王妙如的《女狱花》问世之前,就有才女对小说创作抱有兴趣。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西方“入侵”之前的中国小说的全景图画。因此,我们可以坦然宣布,即使没有西方小说传入,中国的部分才女已经慢慢向小说领域进军——她们阅读小说,也懂得如何品鉴小说。这意味着,之于叙事文学,中国女性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为弹词,一为章回小说。这让我们得以再次检视上文提到的出现于《中国新女界杂志》上的译者之观点——他只着眼于域外小说,而这并不完备。假如他对“美人与书”的故事了解更多,他就会知道 19 世纪已经为女性与小说之“结缘”铺平了道路——尽管此期出

自女性之手的小说少之又少。

借此次中译本出版之际,我对原书内容做了一些改动:调整了论述结构,修正了部分错误,同时删去言语枝蔓之处。在我眼里,中译本比英文版更加完备。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喜欢并有所启发。

魏爱莲

2015年8月

目 录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1
中文版序	魏爱莲/1

第一章 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	1
背景和基础	7
全书大纲	24
发 现	28

第一部分 19 世纪早期的女性读者

第二章 《红楼梦》和《镜花缘》的女性读者	33
女性与《红楼梦》	33
传记视角	43
四家女性题词	53
女性题词者与《镜花缘》的形成	58
第三章 侯芝和女性弹词	63
才学之困	65
侯芝的一生与文学志业	68
从诗词到弹词小说	78
《再造天》的公开宣言与潜在修辞	84
从《镜花缘》看《再造天》	91
第四章 三位女作家生活中的小说	95
梁德绳	98

从梁德绳到汪端	104
汪 端	108
恽 珠	119
小 结	126
第五章 作为女性文学的小说	
——以 1830 年代为中心	130
19 世纪早期与清代初年	130
小说和其他散文	131
女性的文学生态:教授与网络	133
女性的文学生态:私印和家刻	140
女性的文学生态:18 世纪之衰退?	142
商业出版	149
小 结	154

第二部分 作为小说作者和形塑者的女性

第六章 19 世纪场景中的《红楼梦影》	161
传记与自传	165
作为自传/小说的《红楼梦影》	179
结 语	195
第七章 《红楼梦》续书的女性读者	198
《红楼梦》的系列续书	199
《红楼梦》续书、才子佳人小说和女性弹词	206
女性与《红楼梦》续书的形成	221
作为《红楼梦》续书的《红楼梦影》	226
小 结	230
第八章 女性、出版与晚清的文学思潮	232
《红楼梦影》之满族渊源	236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小说	238

《红楼梦影》与《女狱花》的对读	240
结 论	243
参考文献	249
译后记	272

第一章 从17世纪到19世纪

16世纪末,中国女性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图书业。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才开始变得有文学修养,因为精通文学的女性从汉代甚至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①。从16世纪末开始,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部分地区更能接受一个出身良好的女性(闺秀)创作诗词和出版诗集^②。此外,一些妓女和女尼也出版了自己的作品^③。不管女性是否因为经济利益而出版,她们至少与其他具有文学修养的女性交换了文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文学交换。这让她们得以在家庭之外建立声名。这些女性对于彼此作品的了解,也许是通过私人交谊,但也可能来自于从市场上购入的书籍^④。有时,书商也会参与到才女作品的出版过程中。一个著名的诗妓——柳如是(1618—1644),就是依靠仰慕

① 见孙康宜(Kang-i Sun Chang)、苏源熙(Haun Saussy)等编:《中国古代女作家诗歌和评论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第3页。

② 见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第120页。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第256—290页。魏玛莎(Marsha Weidner)等编:《玉台纵览——中国女画家(1300—1912)》(*Views From Jade Terrace*),第42—43页。

③ 见孙康宜、苏源熙等编:《中国古代女作家诗歌和评论选集》,第350—357页。关于女尼和女冠的论述,参见管佩达(Grant, Beata):《跨越空门》(*Through the Empty Gate*)。

④ 见孙康宜、苏源熙等编:《中国古代女作家诗歌和评论选集》,第370页。

者的帮助才使其文集出版^①。对于更多深居闺内的闺秀^②而言,丈夫、兄弟、儿子以及其他对她们作品感兴趣的男性文人,都会在出版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不管是提供金钱、撰写序言,还是传播她们的著作。而且,女性主动去寻求另一位女性来帮忙出版著述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出现过。

对于本书讨论的核心——闺秀而言,上述发展是她们享有私人空间和时间的结果。在家中,一些生活富有的女性拥有专门的书房以进行文学创作,或者至少拥有书写用具,更不用说还有笔、墨、纸张了;而且,有的还与其他女性共同组建了文学社团。在婚后的前几年,知识女性也许会将写作搁置一旁;然而,一旦她们的孩子长大成人,文学创作以及相关的准备与训练活动,将会重新占据其生命的重要位置。

大概在同一时间,女性诗词也以其自身的方式走向公共领域;而且,可能出于类似原因,中国小说也迈入一个新阶段。著名的如《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从数百年的口头流传系统固化为确定的文字形式^③;新经典如《金瓶梅》和《西游记》,也以不具作者之名的方式诞生了^④;同时,职业小说家如冯梦龙(1574—1646)和凌濛初(1580—1644),也逐渐浮出了历史地表^⑤。同一时期,戏曲出版亦变得更加普遍;但是,由于戏曲不

①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430页。

② 自始至终,我使用“才女”来指代任何有天赋的女性,而“闺秀”则用于一些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女性。事实上,这两个词语有时也会有一些重合。

③ 浦安迪(Plaks):《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第279—497页。

④ 同上书,第279页。

⑤ 韩南(Hanan):《中国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第75—119、140—164页。

在本书的讨论范畴之内,后文将极少提到它^①。这些小说领域中的进步,可以归因于当时出版业的繁荣;后者同样影响了女性作者的创作。之于这种巧合,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晚明商品经济的进步,但我们仍能找到一些更加特殊的关联。

当我们转向出版市场——这一印刷商和书商的世界,前文所谓之特殊的关联就变得清晰可见。为了理解这一社会阶层是如何进入文学生产的过程中的,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些基本事实。多数情况下,女性著述和小说作品的出版者并不重合;而且,这两个领域也以其各自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行着。女性的个人文集大多以家刻(family press)的方式出版,而一些活跃的出版商——如福州余象斗的三台馆、杭州汪淇的还读斋以及南京的唐氏世德堂,则发行了一系列包括小说的出版物,但极少出自女性之手^②。在这两个领域内,倘若我们仅从商业一端着眼,则可发现它们之间已经开始了逐渐的转化。例如,著名诗妓柳如是即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注意,许多人希望得到她的诗作和绘画^③。有时,女性文集的出版也会是一次商业成功^④。相反,一个有社会地位的父亲、丈夫或儿子,在出版他们的某位女性亲属的作品时,可能更多是为了满足彰显礼仪之家的需求,而不是为

① 戏曲与这个问题关系密切,不仅一些剧作家出版了女性文学的选集(如徐士俊,关于他对女性作品的兴趣,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93页);而且,这些剧作家所创作的一系列充满悲剧色彩的女主人公,也与本时期的女作家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② 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晚明各版本〈列女传〉中女性道德的社会功用》(*The Social Uses of Female Virtue in Late Ming Editions of Liennü Zhuan*),第125页提到,三台馆重印了一版《列女传》。而且,徐士俊也与还读斋的经营者汪琪关系密切。

③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430—444页。亦可参见魏玛莎等编:《玉台纵览——中国女画家(1300—1912)》,第100页。

④ 例如多文堂在1624年出版的一整套女性作品集,详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43页。

了市场^①。这说明当经济利益不是最主要的关注点时,女性著述就会以极少的数量问世。至于小说,它们可能会在完成之后被立即付梓刊行,也可能会以手稿的形式流通若干年;商业利益并不总是小说作者最关注的事^②。

如果我们仅从商业一端来考量,则更容易发现女性著述与小说出版之间的联系。《名媛诗归》的编者钟惺(1574—1624),即为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颇为典型的事例^③。他同时也参与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早期版本的校订与评点^④;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些质疑^⑤。然而,联系并不仅仅体现在钟惺一个人的身上。

另一个著名的编者陈继儒(1558—1639),也同时与女性文学和小说文类发生联系。如果说在钟惺的事例中,一些证据还需要怀疑,那么,陈继儒则更值得信赖。几乎没有人对陈继儒是《列国志传》的编者予以否定^⑥;同时,他对晚明闺秀范壶贞的《胡绳集》的点评也十分精彩^⑦。另外,一位不甚著名的晚明出版商周之标(1616—1647),也同时涉猎这两个出版领域。他的《女中七子兰咳集》和《女中七子兰咳二集》,以及另外两部小

① 例如阮大铖、孟称舜和沈德潜,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121、57、366页。

② 何谷理(Hegel):《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阅读》(*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第157—163页。

③ 对于钟惺是否是《名媛诗归》编者,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如孙康宜:《明清女性诗歌选本及其选择策略》(*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第151—153页。

④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83页。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291、314、367页。

⑤ 陆大伟(Rolston):《如何解读中国小说》(*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第39—40页。

⑥ 同上书,第40页。亦可参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25页。

⑦ 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第133页提到,范壶贞的《胡绳集》(明刊本,由三色套板印成,极珍贵)中,每诗均有陈继儒的朱印评语。

说——《残唐五代史演义》和《封神演义》，皆是各自领域的经典之作^①。此外，著名的小说戏曲批评家金圣叹，也编辑过一部女性文集^②。从私人角度观之，著名的女性编者王端淑（1621—约1680）^③不仅是杰出小说作家、剧作家李渔（1611—1680）的朋友，而且还曾为他的“十种曲”之一作序^④。

我们也许会感到惊讶，在一个像中国这样重视书本的国度里，女作家到了16世纪末才开始大量涌现；而直到1911年帝制时代结束前夕，女性才与小说写作“结缘”。我们不妨探求一番：是什么阻止了中国的闺秀才媛涉足这一领域？本书正致力于此。从16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迹象，诸如女性可以阅读甚至创作小说——在才子佳人小说和弹词小说领域；尽管如此，章回小说之于女性的书写、批评和阅读，始终都是一个禁区^⑤。

为什么几乎没有女性涉足章回小说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缺席”如此之简单，以至于这个问题看似有些荒谬。在1791年《红楼梦》问世之前，中国小说大多喧闹粗暴且充斥着男性视点。如果中国希望通过将知识女性禁锢在家的方式来保证她们不被世俗所污，那么，我们就无须奇怪为什么对于很多

①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44—845、441页。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47—48、171—172页。此外，周之标也因两部戏曲选集《吴歙萃雅》和《乐府珊瑚集》的出版而为人所知。见蔡九迪（Zeitlin）：《消逝的诗词——题壁诗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末世之忧》（*Disappearing Verses: Writing on Walls and Anxieties of Lo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第117页。

②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906页。

③ 一般认为，王端淑活到了18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但是，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提到了曹溶（1613—1675）的一首诗，此诗是为悼念王端淑而作；而曹死于1675年，因此，王有可能在康熙初年就已经去世了。

④ 韩南：《李渔的创造力》（*The Invention of Li Yu*），第18页。

⑤ 关于弹词小说，主要研究成果有鲍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以及胡晓真的《才女彻夜未眠》。直到我完成了自己的研究，我才注意到了这些著作。我将她们的观点融入进了自己的论述中，不过只使用了胡晓真著作的早期版本。